

晏子与孔子的恩怨

□文 / 岑燮钧 图 / 本刊资料

一、晏子与孔子的“过节”

晏子与孔子是有点过节的。

本来，孔子在齐国做访问学者时，与齐景公有多次交往，并且给景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景公打算把泥谿田封给孔子。可是，晏子却劝阻了景公，说儒者是一群说得天花乱坠却不懂实务的人，那一套周朝的礼乐制度早已过时，不适合齐国，我们应该与时俱进。

晏子是景公的高参，何况晏子的话不无道理，此后景公就疏远了孔子。这对孔子来说，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不久，又得到消息，齐国的大夫要谋害孔子，景公说：“我老了，没法用你了。”孔子只得黯然离开齐国。

晏子固然不待见孔子，可孔子也不待见晏子。那时的孔子还有一颗政坛新星，又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成就，正声名鹊起，所以比较“冲”。有一次景公问孔子：“先生怎么不去见见我的宰相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听说晏子侍奉三位国君都很顺利，该是有‘三心’吧，所以我不见他。”这是什么话？有“二心”已是大逆不道，何况“三心”哉？等到孔子离开，景公就把这话告诉了晏子。晏子哪能不急？他对景公说：“不是这样，不是我

有‘三心’，而是三位国君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就是希望齐国长治久安，所以我能‘一心一意’顺利侍奉三位国君。我听说，把正确的说成错误，把错误的说成正确，这就等同于诽谤了。孔子在这一点上真是‘一心一意’啊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谁也都不客气。此即所谓“诛心之论”也。

孔子看不上晏子，是因为他觉得晏子是政坛老油条，这与他自己的“不顺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至于是否与上面的过节有关，那就很难说了，因为我们是不好作“诛心之论”的。那么，晏子是否真像孔子所说，是一个凭自己的三心二意甚至两面三刀成为政坛不倒翁，从而得以长期把持齐国朝政，成为三朝元老的呢？我们先不忙下结论，不妨踏着晏子的足迹来看看他是怎样一路走来长盛不衰的。

二、既不退缩也不冒进的晏子

那么，晏子“顺”吗？

晏子自称是“齐之世民”，并非名门望族出身，只是他运气不错，到他父亲晏弱时已时来运转，成为齐卿，侍奉灵公。他父亲死后，他得父荫，继任为齐卿。

两年后，灵公亡，庄公即位，

又侍奉庄公。

在灵公期间，晏子刚刚走上政坛，不可能有大作为。当时晋国伐齐，齐军战败，灵公逃回临淄。晏子曾劝阻灵公逃跑，可是灵公不听，晏子也只能长叹一声：“国君也没有勇气了呀！”

在庄公期间，晏子开始以德才兼备崭露头角，成为政坛重量级人物。但是，晏子并不是靠巧言令色在政坛立足的。其实，庄公并不看好晏子，因为晏子老是跟庄公撑逆风船。庄公喜欢勇力，不在乎礼义，晏子以为不可；庄公想称霸天下，攻打晋国，晏子以为不可，很不配合。庄公就讨厌晏子，晏子只得靠边站。

庄公是一个寡廉鲜耻之徒，做人不走正道。他堂而皇之地与大臣崔杼的老婆私通，于在位的第六年被崔杼诱杀，死于非命。

此时的晏子，已是一位很得人望的大臣。当他知道庄公死于崔宅后，就站在崔家门前。崔杼的门人问晏子：“你是来为国君送死的吗？”晏子说道：“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？要我死！”门人问：“那逃走吗？”晏子说：“难道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吗？要我逃！”门人又问：“那你要回去吗？”晏子说道：“国君都死了，我能回到哪里去呢？不过，如果国君是为国而

死,臣子就跟着他死;如果国君是为国而流亡,那么臣子也跟着他流浪;如果国君是为自己的私事而遭遇不测,那么不是他特别亲昵的人,干嘛要为他担起责任呢?”这时,崔家的门开了,晏子就毫不畏惧地走进去。崔杼说:“先生为什么还不死?”晏子正色道:“祸乱开始时,我不在场;祸乱结束时,我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死?我又不是国君的妃子侍女,难道他上吊我也跟着上吊吗?”于是袒衣免冠,坐在地上,将庄公的尸体放在自己的大腿上,失声痛哭。哭完,站起来,按丧礼跳了三跳,大踏步地走了。有人劝崔杼一定得杀了晏子。崔杼说:“他是百姓众望所归的人,放过他反而可得民心。”

不要以为晏子抚哭庄公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在这动乱的关口,怎样站队须得谨慎对待,弄不好可是血雨腥风,人头落地。

果然,崔杼把齐国的将军、大夫、贵族和一些百姓劫持到太庙,两万多名士兵团团围住,戒备森严。崔杼筑坛掘坑,要这些人解下佩剑,前来盟誓:“不跟崔杼,遭受祸殃。”有些人动作迟缓了一些,就被杀死在坑内。

轮到晏子了,他不肯解下佩剑,崔杼也没计较。晏子捧起歃血之杯,仰天长叹道:“崔杼干无道之事,杀死自己的国君,凡是不跟他的人,都将遭受灾祸!”说完低头将杯中之血一饮而尽。

崔杼对晏子说:“你能改变自己的话,那齐国我与你共享;你不改变自己的话,那刀架在脖子上,剑刺入你心窝。你自己选择吧。”

晏子面对崔杼的威逼利诱,不为所动。

崔杼下不来台,就要杀晏子。

门人劝道:“您因国君无道而杀了他,现在他的臣子是个有道义的人,又跟着被杀,那您今后如何教诲天下人啊?”

崔杼本来就想留晏子充门面,就放了他一马。

晏子扬长而去。

仆人见晏子总算出来了,也松了一口气。他一等晏子登上车,就驱车狂奔。晏子按住他的手说:“慢慢来,跑快了不一定能活命,走慢了也不见得就一定会死。鹿

生长在野外,可它的命却掌握在厨师手中。”

看来,晏子并不是不知道政治动乱中自己处境的危险,可是,他以凛然的风骨,既不退缩也不冒进,有礼有节地从风口浪尖挺过来了。

三、在晏子的心中,“人民最大”

殷鉴不远。景公继位后,深知做国君也不可胡来,自己的位置



看来,晏子并不是不知道政治动乱中自己处境的危险。可是,他以凛然的风骨,既不退缩也不冒进,有礼有节地从风口浪尖挺过来了。

并不是至高无上,而是多所掣肘,乃至虎视眈眈,弄不好也会人头落地。

他对晏子比较信任,多少能听进晏子一些劝谏的话。他自己是个贵族哥儿,有这个心,却约束不了自己,吃喝玩乐的瘾过一阵子就要发作。要不是晏子替他担待着,祸乱大概早就趁虚而入了。

那一年,连续下了17天雨,而景公却夜以继日地饮酒取乐。晏子多次请求发放粮食救济灾民,景公都没有点头。他对这个不感兴趣,眼下正忙着派人到全国各地搜罗歌舞明星前来,准备开一场盛大的宫廷派对。

晏子听到此事后,很不高兴。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了,你还有心情唱歌跳舞?

他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分发给灾民,越想越气,就把分粮食的器具在路边一丢,步行去见景公:“下了17天的雨,一个乡就有数十家房子塌了,一个村有好些人受冻挨饿;而君王却日夜饮酒作乐,不体恤百姓,还想着无休无止的歌舞。宫中的马呀狗呀,都吃腻了肉食,而对待百姓却这样吝啬,这是不是太不人道了?我作为百官之长的宰相,让老百姓求告无门,无处栖身,让君王沉湎酒色、丢弃百姓,我的罪过实在太大了。”

晏子深深跪拜后请求辞职,然后就快步离开了宫廷。

景公感到事态严重了。没有晏子,他就仿佛失去了左膀右臂。他站起身,紧跟在晏子后面追赶。宫外的道路很是泥泞,他没能追上,赶紧叫人驾车。等他赶到晏子家时,晏子家已是人去楼空。粮食已分完,器具摊在路上。

景公驱车追到大路上,终于

追上了晏子。景公下车跟在晏子后面说:“我有罪过,先生抛弃我不辅佐我,我是不值得先生回去的,可是,难道先生连国家百姓都不管了吗?我同意放粮赈灾,给多给少,谁轻谁重,只听先生一人的意见。”

景公在路边躬身恳请。都到这个份儿上了,晏子也只能回去。

此后,景公对声色犬马稍有收敛,各类活动也不再大操大办。

有一次,景公想装修一处房子,与晏子共进工作餐。景公让乐队奏乐助兴,与晏子边吃边聊。酒已半酣,而风雨大作。晏子借着三分酒兴,唱起歌来:“稻谷有穗未收获,秋风吹来都飘落。风雨无情摇禾苗,民生凋敝何处说!”唱完,泪水长流。

景公看到老部下竟然为百姓如此伤心,也不由得有些感动,走过来劝阻道:“今天,我请先生喝酒,先生告诫我,我知道自己的罪过了。”

是的,晏子总不能动不动就使出挂冠而去的撒手锏。对君王,他只能适时劝谏,用心去打动他。

一次深夜,景公喝得高兴,就移席到晏子家。先行的侍从去敲晏子家的门说:“国君到了!”晏子赶紧穿好礼服,站立在家门前说:“诸侯莫不是有什么事吧?国家该不会有什么变故吧?国君为什么深夜屈尊来我家?”景公说:“美酒佳肴,音乐歌舞,希望与先生分享。”晏子说:“排座位,摆酒宴,国君有专人,我不敢参与此事!”本来,领导请你一起喝酒,一起娱乐一番,联络感情,也是一件美事。可是,晏子站得直行得正,硬是拒绝了,景公吃了个闭门羹,只能转到自己的狗肉臣子那里去。

景公这个人,虽是个酒色之徒,但多少也知道好歹。他对酒肉臣子说:“没有晏子这样的人,怎么能治理好国家?没有你这样的人,怎么能使我快乐?”这大概是景公对晏子的拒绝不恼羞成怒的原因吧。

有一阵儿,景公病得很厉害,又是生疮,又是发疟疾,整整一年还没好。他招来近臣说:“我的病痛苦极了。派遣太史与太祝,祭告鬼神,祭礼甚至超过了先君桓公,他一份,我加倍,可是我的病还不好,是不是这两个人不够虔诚?我想杀了这两个人,来敬奉神灵,可以吗?”两个狗肉近臣都说好,独有晏子反对:“您认为祝告上天有益处吗?”景公说:“那当然。”晏子说:“如果祝告有好处,那么诅咒必定也会应验喽?”晏子顿了顿,“君王不体恤百姓,百姓怨声载道,在神灵前诅咒君王的人很多。一国人诅咒,两个人祝福,就是最善于祝福的人,又怎能胜过那些诅咒呢?况且祝福之人如果直言禀告,那就是指责我们的君王;如果隐瞒过失,那就是欺骗上天。上天如果灵验,就不可能受骗;上天没有神灵,祝福也没有用处。希望君王能审慎对待这件事。不然,就是诛杀无罪之人啊!”晏子的话,滴水不漏,景公被说得哑口无言,不施行仁政也难了。

确实,在晏子的心中,“人民最大”。景公若是有记性,应该还记得那个老寿星的话吧。当时,景公想托老人家的福,请老人家为他祝福。老人家一祝君王长寿,二祝君王的子孙也长命百岁。景公听了,高兴得合不拢嘴,说:“您老人家再为我祝福一番!”老人家说:“三祝君王不要得罪老百姓!”景公顿时变色道:“只有百姓得罪

君王,哪有君王得罪百姓的呢?”晏子马上进谏道:“大王的话错了。那些地方官犯了罪,君王去惩罚他;百姓犯了罪,有当官的去惩治他;那么,国君得罪了老百姓,谁来惩治他呢?请问:像桀纣这样的君王,是谁去讨伐他的呢?还不是老百姓!”
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春秋之际,人民起而反抗,冲进城堡杀了国君的事,也不是一件两件。晏子深深知道,不能得罪人民。

四、孔子替晏子“平反”——“晏平仲,善与人交,久而敬之。”

我们知道,孔子也主张仁政;可是比起晏子对人民的念兹在兹,谁又能说孔子更在乎百姓呢?而对于这样一位人民的好干部,孔子却暗示晏子谄媚君王、把持朝政,就算不是诽谤,也是没有调查的想当然。这样的浮词,实为圣人所不取也。

或许,孔子是怀疑晏子在作政治秀吧?

老实说,就是景公,也觉得晏子家太寒碜,对不起这样一位国之重臣,曾关怀道:“先生的住宅靠近市场,又潮湿又狭窄,喧闹不已,尘土飞扬,实在不好居住,要不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吧?”晏子说:“我祖上就住在这里,我能继承祖业,就心满意足了。”寸土寸金的富人区,他不奢望。“况且,靠近市场,生活也方便,消息也灵通,哪敢再烦劳有关部门为我造房子啊!”景公笑笑,以为晏子言不由衷,故意说:“你住在市场边,可知道物价怎样,什么东西便宜什么东西贵啊?”晏子说:“当然知道。假肢很贵,鞋子便宜。”原来最近被罚砍脚的人不少,有需求就

会有生产,假肢就成了新宠。景公听了,不由动了恻隐之心,减少了刑戮。你说,晏子是不是“民生疾苦,点滴在心”啊?

大概景公也被晏子这种“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”的情怀感动了,打算扎扎实实地犒劳一下晏子。他知道晏子这个人不喜欢大兴土木,就趁晏子出使在外之际,拆了晏子的破房子,迁离了周围邻居,为晏子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。晏子回来后,叫苦不迭。可是领导的好意他也不能不领情啊,于是他先拜谢了景公,但是,他还是坚持原则。最后,还是在别人的说情下,景公才收回成命,允许复原,又把晏子的豪宅拆了,给他的邻居们恢复旧宅,让他们重新迁回来。你说,这样的人,从古至今,可有几个?

你看,人家都已是高头大马了,晏子却还驾着牛车,这说得过去吗——就是领导都觉得脸上无光。景公对晏子说:“你的工资太低了吧,是不是车贴不够啊?”晏子说:“没有啊,我吃得饱穿得暖,有房有车,实在知足了。”这样容易满足的人,真是世上少见。景公不忍心,就派人送去了漂亮的大车和骏马。可是,景公送了三次,晏子退回了三次。景公不高兴了,太不给脸了,就召来晏子说:“你不接受车马,那我以后也不坐车了。”你这样不是寒碜我吗?我们君臣索性就光脚走路算了。反是晏子,苦口婆心地劝说景公:“你让我做百官之长,我要以身作则,给别人做榜样。如果我也乘高头大马,上行下效,全国就会奢靡成风,我怎么去禁止啊?”最后,晏子还是老牛拉破车,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。

有的人发达了,就要换车换

房换黄脸婆,可是,有女子要私奔晏子,晏子却避而不见,反去了解她的苦衷,为她排忧解难,而且反躬自问:“我管理国家,却有女子要私奔于我,这一定是我表现出了好色而无廉耻的行为了。”

景公去晏子家,酒喝得醉醺醺,见到了晏子的老婆,说:“这是你的内人?”晏子说:“是啊。”景公口没遮拦,说:“呀,怎么这么老这么难看啊?我女儿年轻貌美,嫁给你好吗?”晏子赶紧离席,恭敬回答:“我的妻子现在是老了难看了,可是,她也有年轻美貌的时候——谁不会老呢?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,她把终身托付给我,我也接受了她的托付,君王虽然有恩赐,我难道能背弃老妻吗?”一番对答,入情人理,景公也就作罢。

晏子作为齐国的宰相,政治上清醒,生活上干净,对君王进尽忠言,时时提醒;对自己严格要求,清清白白,孔圣人还怀疑他不干不净、三心二意,没有从一而终。可是晏子说,我又不是宫女,我干嘛要跟着上吊啊?作为大臣,我忠君爱国,一心一意侍奉三位国君,而不是三心二意侍奉一位国君,这难道还不行吗?

晏子的“冤情”,终于传到了孔子那里。孔子不愧是圣人,也作自我批评。孔子说:“我私下胡乱议论晏子,无的放矢,我的罪过大了。现在,我失言于晏子,我实在太不应该了。”于是就派学生去向晏子表达歉意。

后来,孔子说:“晏平仲,善与人交,久而敬之。”晏平仲,就是晏子。这句话记在《论语》里,算是替晏子平反了。📖